

印度佛教史

インド仏教史



中文修訂版

世界級佛學大師 **平川 彰** 著

莊崑木 譯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藍吉富** 副教授

中華佛學研究所 **惠敏法師** 副所長

專文推薦

教史

本書是有關印度佛教的通史。全書從原始佛教論述到密教後期，也能注意到歷史發展之承先啓後的特質，讓讀者在展讀過後，可以對印度佛教的發展與流變有一通盤、均勻而不偏倚的理解。這部書能譯介到漢傳佛教學術界是值得讚嘆的，對國內學術基準的建立與學術共識的形成，應該是有益的；對客觀的佛教研究，應該也會有正面的影響。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藍吉富

平川彰教授的名著《印度佛教史》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密教」等五章，來論述印度佛教源流之生滅，令鑑往知來；並探究佛陀本懷與宗派發展，使本末有序。此書各種議題考名責實，參考資料巨細靡遺，內容條理分明，文筆深入淺出，不僅是學者專家之參考必備，也是初學大眾的入門指南。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惠敏法師



4 71-770-203-9790

BR0016X 定價600元

cité 城邦

商周出版

印度佛教史／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民91〕 面：公分。--（人與宗教：16）

含索引

ISBN 986-7892-66-6（平裝）

1.佛教—印度—歷史

228.371

91015035

人與宗教16

印度佛教史

原書書名／インド仏教史

原出版者／春秋社

作者／平川彰

譯者／莊崑木

總編輯／林宏濤

責任編輯／顏慧儀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周奇杉律師

出版者／商周出版

110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2樓

電話：(02)23587668 傳真：(02)23419479

E-mail: 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讀者服務專線：0800-020-299

24 小時傳真服務：02-2517-0999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 cs@cite.com.tw

劃撥帳號：19833503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Email:citehk@hknet.com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封面設計／林翠之

Printed in Taiwan

打字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

印刷／韋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農學社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2004年12月31日二版一刷

定價 600 元

INDO BUKKYO-SHI Vol.1 by Akira Hirakawa

Copyright © 1974 by Akira Hirakawa

INDO BUKKYO-SHI Vol.2 by Akira Hirakawa

Copyright © 1979 by Akira Hirakawa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nju-Sh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unju-Sh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7892-66-6



印度佛教史

インド仏教史

平川彰 著

莊崑木 譯

〈出版緣起〉

朝聖者的信仰之旅

林宏濤

台灣社會正面臨各種矛盾的新衝擊。醜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環保的覺醒在做拉鋸戰；教育和資訊之普及是史上未有的，而精神世界卻也愈加的空洞。在宗教信仰上，人們都只殘留著原始的無知。我們從歷史和傳統中失了根，在和宗教的對話上，我們失去了應該有的精神底蘊，就像我們和自然、社會以及個人的互動越來越疏離一樣。在某方面，我們的文化是後退到某個蒙昧時代的原點上。

然而人類對超越界的渴望和上古史一樣的久遠，也始終存在於深層的靈魂之中。在遠古時代，或是現代的某些部落裡，宗教不只是人與超越者的關係，也是對於世界乃至宇宙的認知進路。文明化的歷程使得人類朝聖的動機更加多元化；無論是在集體潛意識中遺傳下來的衝動、對崇高的造物者的震懾或受造感，或是對生命終極關懷的探索、苦難的解脫，甚至只是在紛擾的現代生活中尋找一個桃花源。儘管這些內在的聲音在城市和慾望的喧囂中顯得特別微弱，但是人們對超越界的追求卻始終沒有停止過。

在彼岸的是諸神，在塵世的是人類，而宗教是人與神相遇的地方。它也是神人互動的歷程。在這朝聖之旅當中，我們有說不完的感動、恐懼和迷惑；而世界不同角落的人們也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形式的神祇溝通交往。因為宗教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內心的；宗教曾經既是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形式，也是個人心靈的寄託。在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裡，宗教更是內在化為生命意義和存在故鄉的自覺探索。

除了生命價值和根源的追尋以外，道德的實踐，人格的成就，和淑世的

理想，更是宗教的存在根據。從字源看religio（拉丁文的宗教）的可能意義，可以瞭解宗教的倫理面向，它可能是religere（忠誠的侍奉和歸屬），或是religare（與自身的源泉或終點相連），而因為人可能遠離他的故鄉，所以它也可能是reeligere（重新選擇去活在這源泉或終點裡）。如此我們便形構了一個生動的宗教圖式；人虔誠地遵循神的誠命，藉以與神同在，而人也會墮落，因此也會悔罪回頭。在許多宗教，如佛教、耆那教、拜火教、猶太教、基督教，以至於伊斯蘭教，倫理一直是他們的重要課題。《法句經》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釋迦牟尼觀察緣起法的生死流轉，依八正道而解脫，以世間正行端正自己，清淨自己的行為而得正覺，這是人類精神自由的完美典範。理性主義興起後，宗教的道德意義由德性的實踐到道德良知根源的反省，進而推及生命的愛，新的人文主義從這堅實的倫理世界獲得源頭活水，或許也是宗教的新生。

《人與宗教》系列叢書，就像每個朝聖之旅一樣，試著從宗教的各個面向去體會人和宗教的對話歷史，使人們從各種信仰思維中沈澱下來，理性地思考「宗教是什麼」的基本問題。我們將介紹宗教學的經典作品，從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哲學、比較宗教學到宗教史，為有興趣研究宗教現象的讀者提供基礎的文獻；另一方面，我們也想和讀者一起分享在世界各個角落裡的朝聖者的經驗，可能是在修院、寺廟、教會裡，也可能在曠野、自然、城市中，也包括他們在工作和生活當中對生命的體會。

在各個宗教裡，朝聖有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暫時遠離生活的世界，經過旅行的困頓和考驗，最後到達聖地，那裡是個神聖的地方，是心靈的歸鄉。我們希望在《人與宗教》的每一本書裡，都能和讀者走過一次朝聖者之旅。

〈專文推薦〉

平川彰及其《印度佛教史》

藍吉富教授

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學術界所發展出來的佛學研究，為人類的佛教研究史開啓了一片新的視野。從此，一種客觀的、批判的、重視原典與史實的研究風氣，逐漸瀰漫到各國佛學界，並且逐漸扭轉了亞洲佛教國家的傳統佛教研究法；其中，受到最大影響的佛教國家是日本。

日本的傳統佛教研究，所承襲的是中國漢傳佛學傳統。從七世紀初聖德太子的佛典註釋開始，一直到十九世紀間各大宗派的義學體系及各家著述，大體都可以說是中國漢傳佛學的承襲與衍生。這樣的佛教研究傳統是信仰式的，帶有宗教感情而不能全然客觀的；縱使有所批判也是局部的、有限的。這樣的傳統研究法當然無法重現原典（梵、巴文佛典），而僅能以漢語佛典為依據。此外，在史實考訂方面，經文上的紀錄不能懷疑，必須肯定大乘經典是釋迦牟尼親口所說；偶有批判者（如富永仲基的《出定後語》）也無法蔚為學術主流。這樣的研究立場、態度與風格，我們可以名之為「信仰式的佛教研究」。

相對於這種信仰式的研究風格，十九世紀以來歐洲所開啓的方向，我們可以稱之為「學術性的佛教研究」。日本佛學界開始意識到這種客觀、批判與求真特質的重要性，是在歐洲佛學界形成這種學風之後不久。西元一八七六年，日本淨土真宗大谷派的南條文雄被送到英國牛津大學研習梵文及歐洲學界所開啓的學術性佛教研究法；西元一八八四年，南條回到日本，次年他在東京大學講授梵語。這是日本佛學界從事客觀性佛教研究的開始，也是在高等學府中開設梵語課程（客觀性佛學研究的指標性課程）的開始。

此後，到歐洲學習這種研究法的日本學者愈來愈多，他們回日本後所造成的影響自是不言可喻。二十世紀日本各所公立大學所開設的佛學課程，以及日本各大佛教宗派所設大學之佛學課程，幾乎清一色都以歐洲學界所開啓的這種研究風格爲導向。而承襲自中國漢傳佛學的佛典詮釋法及研究法，則逐漸退縮到各大宗派之中，成爲傳教弘法的內容，而無法在客觀學術界爭一席之地。

平川彰（西元一九一五～二〇〇二）便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之下成長的佛教學者。他承襲了南條之後學術界數十年的研究成果，在東京大學畢業後又曾到西德、英國及印度等地留學。豐厚的學術資源與寬廣的國際學術視野，加上他本身的優秀條件，使他成爲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卓越佛教學者。

平川彰的博士論文是《律藏的研究》。其著作中最常被人討論的是《原始佛教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與《印度佛教史》。這些著作的領域都在「印度佛教」範圍內，而其所處理的主要問題也大體可以歸入「歷史學」範圍。專業領域主要在印度佛教，所探討的又多半是歷史問題，具有這種學術背景所撰寫完成的《印度佛教史》，其基本可信度應該是比無此條件者要高一些的。

當然，學術背景只是基本條件，我們還必須談談作品本身。

這部《印度佛教史》的最大特色是，作者總結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學術界在印度佛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在這一基礎之下，透過作者的抉擇與取捨，並提出其獨特的看法，然後組織、結構以形成此一通觀印度佛教的歷史著作。因此，檢讀這部著作，我們大體可以窺見近百年來國際學術界在「印度佛教」領域內，所注重的是哪些層面，所解決的又有哪些問題。如果我們能再注意每章所附的註釋說明，則更能加強我們對印度佛教研究史的認識。

其次，本書是有關印度佛教的「通史」。「通史」的主要意義不只要通貫全史，而且所照顧的層面也要寬闊，要適度地掌握「大局」，而且要能貫串前因後果；在這方面，本書可以說是拿捏得宜的。全書從原始佛教論述到密教後期，也能注意到歷史發展之承先啓後的特質，讓讀者在展讀過後，可

以對印度佛教的發展與流變有一通盤、均勻而不偏倚的理解。此外，在論述主題方面，教義、教團、經論文獻、歷史人物等，作者也都能適當地詮釋或批評。質言之，作者在通史體裁的運用上，可以說掌握得頗為得心應手。

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人還要面對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歷史分期。本書將印度佛教史分成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又分初期、後期）、秘密佛教四期。這是日本佛學界行之有年的分期法，但是與漢傳佛學界並不一致。二十世紀漢傳佛學界的二大巨擘呂澂與印順，他們對印度佛教的分期法便與本書不同。呂澂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將印度佛學依序分為原始、部派、初期大乘、小乘、中期大乘、晚期大乘及餘論等七期。其中他將部派佛學區分為前期的「部派」與後期的「小乘」二部分，而且對密教只在餘論中以兩、三頁篇幅稍稍提及。

至於印順也有其獨特的分期法。他在其《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序文中，將印度一千餘年的佛教史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階段，與呂澂、平川彰二氏都有不同。

印順用「佛法」一詞來概括「原始」與「部派」二時代的佛法，此中固有所見，但是「佛法」一詞的通俗意義容易與此處之特殊意義相混淆。而呂澂對流傳印度數百年之密教的有意忽視，雖然有其思想上之見地為依據，但仍難脫「有違客觀史實」之評論。因此，平川彰之分期法雖然不甚細膩，但是以時代顯學為宗，通俗易解，因此較易為學界所接受。

關於作者在本書中的特殊看法，可舉上冊第三章為例。他以為大乘教團的起源與佛塔信仰有關，大乘應出自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團，而非出自小乘部派僧團；這一看法源自其另一著作《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這一見解的提出，曾引起國際佛學界的熱烈討論；台灣的印順法師也曾撰文批評。

綜合地看，這部書能譯介到漢傳佛教學術界是值得讚嘆的。當前的漢傳佛學界，並未形成嚴格的學術規格，佛學界的學術基準也言人人殊，並不精確。加上信仰式研究與學術性研究的界線不清，非專業研究者與專業研究者的互不認同，乃使長年來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齊。因此，在這時候多譯介一些像平川彰這類純學術性的名著進來，對國內學術基準的建立與學術共識的形

成，應該是有益的。對客觀的佛教研究，應該也會有正面的影響。

（本文作者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專文推薦〉

鑑往知來，學習佛陀的人間關懷 溯源窮流，發揮菩薩之人本精神

惠敏法師

印度文明源遠流長，約可上溯至西元前二千五百年，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遺產之一。其中，印度佛教發展成世界性的宗教，佛法中「緣生緣滅」的宇宙論與「無常無我」的人生觀，歷久彌新，頗為現代社會注意與重視，廣為各方人士學習與運用。

但是，由於佛教不是由「天啓」（神的啓示或旨意）而產生的宗教，典籍與教義有其發展的「自由度」。因此，佛教典籍浩瀚，只算傳譯至中國的印度佛典約有一六九二部（五千餘卷）。佛教流派繁多，在印度有聲聞乘二十部派，菩薩乘中觀、瑜伽學派，以及金剛乘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密教法門。佛教思想深廣，可分為「我空法有」、「諸法皆空」、「空有雙彰中道」三時教法，以及我法俱有宗、法有我無宗、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宗、勝義俱空宗、應理圓實宗等八種宗義。

如何探索佛教的本質以去蕪存菁，或捨「方便」取「真實」？如何究明各種法門的流變以截長補短、各盡其用？佛教起源於印度，流傳成為國際宗教，乃至現代，但又為什麼印度佛教卻在十二世紀滅亡？這是攸關正確的理解與實踐佛教的大課題，也是很高難度的目標，因為古印度是史籍史料比較缺乏的地區。

古來傳譯至中國或漢譯的中國撰述的佛教史傳資料被編輯在《大正大藏經》的「史傳部」（第四九冊～五二冊）。其中，作為印度佛教史料類別有：佛典結集史、法住法滅史、部派史、佛教通史（《歷代三寶紀》、《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佛傳（《釋迦譜》）、阿育王傳，印度祖師

（馬鳴、龍樹、提婆……）傳、《付法藏因緣傳》等。但是，由於新史料史跡的發現與豐富的現代學術研究成果，有需要重新撰寫合乎實證主義要求的印度佛教通史。

我國佛學界泰斗印順法師在他的《印度之佛教》（一九四二年）序文中，敘述其研習印度佛教史的動機：「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願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來，動機之所出，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願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

一九八八年他又撰寫《印度佛教思想史》，於自序中說明：「民國五十六年，我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自序」中說：『在戰亂中所寫的《印度之佛教》，是用文言寫的，多敘述而少引證，對佛教史來說，體裁是很不適合的，而且錯誤與空疏的也不少……我要用語體的，引證的，重寫一部。』但直到現在，二十年的悠長歲月，《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以外，只寫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如來藏之研究》、《空之探究》，晚年衰病，『重寫一部』——分為多少冊的意願，已無法達成，所以三年前，將《印度之佛教》重印出版。《印度之佛教》的錯誤與空疏，在上面幾部寫作中，雖已作部分的改正與補充，但印度佛教演變的某些關鍵問題，沒有能作綜合聯貫的說明，總覺得心願未了。現在據我所理解到的，再扼要的表達出來。

『佛法』在流傳中，出現了『大乘佛法』，更演進而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懷念，是通過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離釋尊的時代越遠，想像的成分也越多，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實。」

本書的作者平川彰（西元一九一五～二〇〇二）教授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從西元一九八三～一九九一年擔任日本印度學佛教學學會理事長，日本學士院會員（類似我國中研院院士）、日本國際佛教大學理事長。其代表作為《律藏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佛教通史》、《印度佛教史》（上、下）等。在工具書方面編輯方面，有《阿毘達磨俱舍論索引

《梵漢藏》I, II, III》(一九七三, 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索引》(一九八七)、《佛教漢梵大辭典》(一九九七)等, 並且推動成立「印度學佛教學論文資料庫」(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Treatise Database, INBUS, 一九八四年開始輸入, 一九九八年開始網路公開於 <http://www.inbuds.net/>)。近年來, 教授整編所有著作爲《平川彰著作集》十七冊(東京春秋社), 對日本學術界舉足輕重, 被尊爲日本國寶級學者, 也是國際知名的佛學專家。在教學、研究、推廣教育等方面, 精勤不斷。他於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去逝, 享年八十七歲。

我在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期間(西元一九八六~一九九二), 有幸幾次親聆演講或講課的機會, 很佩服其誨人不倦、樂說無礙的講學精神。去年(二〇〇一)印度學佛教學學會五十週年紀念大會, 教授已是八十六高齡, 並且據說身罹癌症, 但他在紀念晚宴時, 仍然寶刀未老, 侃侃而談, 高情逸態, 四座無不動容, 真是學者典範。平川彰教授數次來台學術交流, 特別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期間, 以「淨土之現代意義」爲題, 擔任主題演說者, 廣爲當時的報章雜誌所報導。

教授的《印度佛教史》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密教」等五章, 來論述印度佛教源流之生滅, 令鑑往知來; 並探究佛陀本懷與宗派發展, 使本末有序。此書各種議題考名責實, 參考資料巨細靡遺, 內容條理分明, 文筆深入淺出, 不僅是學者專家之參考必備, 也是初學大眾的入門指南。本書是我研究生時期的佛學研究啓蒙書, 乃至今日身爲教授, 也常置於案頭, 以便教學與研究。

《印度佛教史》名重國際, 是學術界經典之作, 美國維吉尼亞教授 Paul Groner (也是平川彰教授的高足) 曾英譯出版上冊爲 *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Śākya to Early Mahāyā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如今由莊崑木先生漢譯全部, 以饗華語世界的讀者, 可謂學術交流的一大慶事。莊先生目前就讀於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 他在台灣學習期間已有深厚的佛學與語文基礎, 博學多聞, 古道熱腸。在留學課業繁忙之際, 有心譯介如此名著, 並且提供相關延伸閱讀資料, 以提升華文學術界水

準，非常值得隨喜讚嘆。本人並補充下列兩點，野人獻曝，也謹作為序言之結語。

一、平川彰教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一九六八）、《印度佛教史》（一九七四，一九七七）「第三節 大乘佛教的源流——佛塔信仰與大乘」中對於印度佛教之大乘佛法的起源問題，提出「大乘教團不是出於出家的部派佛教，推想有『非僧非俗』的佛塔教團，以說明菩薩團體的起源」的觀點。對此，印順法師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九八〇年）中論及：「果真這樣，初起的大乘教團，倒與現代日本式的佛教相近。這一說，大概會受到日本佛教界歡迎的，也許這就是構想者的意識來源！不過，佛塔與出家的僧伽別體，佛塔非僧伽所有，是否就等於佛塔與在家人，或不僧不俗者一體？佛塔屬於不僧不俗者的所有物？部派間真的不能交往嗎？十善戒但屬於在家嗎？這些問題，應該作更多的研究！」（p.9）並且提出：「佛法」，是從「對佛的永恆懷念」而開顯出來的（p.4）。「初期大乘經，決不是離開傳統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團所闡揚出來。起初是從部派佛教中，傾向於佛德、菩薩行的少數比丘，或重信，或重智，或重悲，多方面傳出，漸漸的廣大起來」（p.1302）。這是我們可注意所謂華人觀點的回應之一。

二、印順法師與平川彰教授一致認為：佛教不斷地「密教化」，進而「印度教化」（梵神化、梵我化）是印度佛教衰亡的主因。印順法師說：「大乘初興，猶知『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而後起者，惑於菩薩方便之勝於二乘，舉一切而融攝之。不知時空之適應，不知主客之勢，不知常軌與變例。彼『方便究竟』者，且舉淫穢邪鄙為無上方便，遑論其餘？佛教有諺云：『方便出下流。』吾於佛教之梵化，有同感也。嗟乎！過去之印度佛教已矣，今流行於黃族間之佛教又如何？殷鑒不遠，勿謂圓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印度之佛教》p.332）

平川彰教授則說：「亦即在大乘佛教中，剛開始時咒術的成分很強，但這是為了回應民眾的宗教要求，也有不得已之處……這種咒術的成分在大乘佛教中漸漸取得優勢，而自西元六世紀左右起，密教逐漸興盛。密教雖然也

是佛教的一種，但其表相的儀禮與印度教幾乎沒甚麼兩樣，因此若忘卻了根本精神，只重視表相的儀禮的話，密教會完全消解於印度教之中……中國及日本的密教中，在表相的印度教儀式背後，佛教的空觀思想成為支柱，因此密教並不失佛教的本質。但是在印度，佛教不斷地密教化，進而印度教化的結果，終於完全失去了密教之所以是佛教的特徵……佛教在初興而充滿朝氣的時代，曾強力主張無我或空的思想，但隨著時代變遷，在教理產生變化之中，漸漸與梵我思想同化，然後佛教在印度就失去了勢力。佛教本來不是梵我說，這是佛教在印度滅亡的一大理由。」(p. 5～9〔上〕)

最後，祈願讀者，鑑往知來，學習佛陀的人間關懷；溯源窮流，發揮菩薩之人本精神。

二〇〇二年九月一日 釋惠敏 序於西蓮淨苑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務長、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作者序

印度正如一般所說的，是缺乏歷史的國家，確實的年代資料可說幾乎完全沒有，因此要撰寫《印度佛教史》的確很勉強；但因為就歷史的發展去理解印度佛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必要在儘可能的範圍內達成這個企畫。

明治時代以後，不論在日本或在西洋，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歷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在少數。基於這些成果，而有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學史、印度精神史、印度思想史等書籍出版。本書試圖效法這些前賢，以至今為止的印度佛教研究成果為依據，儘可能試著就歷史的發展來敘述印度佛教。所述雖然儘量順從學界的定說，然而未成定說的問題也不少，例如「佛滅年代論」等問題即是。若依錫蘭的《島史》等史籍，部派教團的枝末分裂早在阿育王以前就已經結束；即意味著阿育王是部派佛教割據時代的人物。相對地，若依北傳，則是阿育王即位以後部派才產生分裂。這並不只是阿育王是在部派分裂之前或之後出現的問題而已，而是對當時佛教教團發展史的看法會因此完全改觀。在本書中，著者隨順能合理理解佛教歷史發展的年代論，然而因為這並不是定說，所以當然也不得不承認其他看法成立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在印度佛教中，像這樣的問題並不在少數，因此要編纂標準的印度佛教史可說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併舉異說似乎也是方法之一，但本書則順著著者自認妥當之說，而呈現單一的佛教史。不過因為本書是概論書，所以避免一一論證本書所採用的論據。作為論述根據的經論文章，也以括弧中的大正大藏經的冊數與頁數，或巴利聖典協會（PTS.）發行